

疑問句對答句焦點的範圍約束與形式驗證

翟 保 軍

〈Summary〉

There i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questions, answers and focus, and the answers with the proper focus are congruent to questions. Questions have the function of restraining the focus range of their congruent answers. The information in answers that respond to the focus of question should be focused. The focus of the answer is too small, it is an underfocused answers. The focus is too large, the answer is overfocused. Two main approaches are used to analyse the meaning of questions, proposition set approach and structured meaning approach. Under the former framework, the relations of ordinary meaning and alternatives meaning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are used to test answers. Under the latter one, the relations of the background and restriction of questions and the background and focus of answers are used to test answers. By these tests, it is proved that answers with proper focus is congruent and the underfocused and overfocused answers are ruled out.

〈Keywords〉

questions; answers; focus; scoping constraints; formal verification

1. 引言

典型的疑問句是需要答句的，疑問句與答句之間的關聯性已經受到了學界的注意。相鄰語對指兩個說話人依次分別說出的意義互相呼應的話語，在國內外划分出來的相鄰語對類型中，也都有“詢問—回答”語對。（易洪川 1992）

焦點是說話人主觀上認為聽話人應該重點關注的地方。Jaekendoff（1972）指出疑問與焦點之間有着內在的關聯。疑問句的疑問中心和焦點必須統一，前者是後者在疑問句中的具體化。焦點信息在陳述句和疑問句中具有對稱的關係，答句的焦點結構和問句的焦點結構必須一致。

語言學界已經注意到疑問句、答句與焦點的關係，並進行了相關研究：通過答句來確定疑問句的焦點（如林裕文 1985，刑福義 1987），在問答中探討陳述句的焦點（如祁峰 2013）。袁毓林（2003）指出因為陳述句的焦點結構必須與相應的疑問句一致，故可以利用疑問句作為確定陳述句焦點結構的測試手段，但並未對此進行具體系統的研究。祁峰（2014b）認為學界對疑問與焦點之間關係的研究重點是在是非問和特指問兩種類型上，特別是特指問句；而且以往對疑問與焦點關係的研究基本是單向性的，側重於探討句子焦點的確定方式，今後應關注疑問焦點對問答的制約作用。

在疑問句、答句與焦點的互動關係中，答句可以為疑問焦點的確定提供線索，但本質上應該是疑問對答句的焦點具有約束作用，要求答句某個或某些成分進行焦點化。如“張三去北京。”可以

作为不同疑问句的答句，但其焦点成分不同，即回答人所要强调的信息不同。

- | | |
|--------------|---|
| (1) 谁去北京？ | [张三] _F 去北京。 ¹⁾ |
| 张三去不去北京？ | 张三 [去] _F 北京。 |
| 张三去哪儿？ | 张三去 [北京] _F 。 |
| 张三去北京还是留在上海？ | 张三 [去北京] _F 。 |
| 谁去哪？ | [张三] _F 去 [北京] _F 。 |

本文将在梳理汉语疑问句焦点的基础上，说明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对答句焦点成分的范围约束，并运用形式化的手段对这种约束关系进行验证。

2. 疑问句对答句焦点的范围约束

2.1 疑问句的焦点

1. 焦点类型及标记

Jakendoff (1972) 认为焦点指说话人认为他与听话人不共享的那部分信息，这种非共享的信息表现在疑问句中是说话人自己不知道，但听话人知道；表现在陈述句中是说话人自己知道，而听话人不知道。问答对中的焦点一般为信息焦点，即基于新信息的焦点。答句中哪个成分成为新信息，由疑问句的情况决定，针对问句中疑问表达式的答句成分作为信息焦点。祁峰 (2013) 认为新信息的“新”并非指该实体先前未出现过，也不是听话人没有听说过的事物，而是指追问问题的答案。问答对中答句的焦点可因疑问句不同，而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是一种动态焦点。张豫峰 (2002) 认为动态焦点和日常交际有关，就实际用途而言，动态焦点的研究比静态焦点显得更为重要。

语言的焦点标记有多种形式，重音是常规标记之一，如汉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的疑问代词都需要重读。Selkirk (1996) 提到基本焦点原则即一个重读的词是焦点。但是焦点成分未必全部重读，如“昨天张三做什么了？”，答句“他去买衣服了。”中“去买衣服了”应该是焦点，但实际重读的只有“衣服”。

2. 疑问句的焦点

疑问句的疑问成分和其他成分对答句的作用不一样。Reich (2001) 认为焦点背景结构是问答关系的核心，对应于疑问句中 *wh* 短语的每个答句成分都要焦点化 (F-marked)。特殊疑问句的疑问词是疑问焦点，即与疑问焦点相对应的答句部分需要焦点化。

1) 是非问

吕叔湘 (1985) 认为是非问是对整个陈述的疑问，林裕文 (1985) 认为对整个句子提问的是非问无所谓疑问点。他们均认为如果要强调某个成分，可对其加上重音而成为焦点。祁峰、陈振宇 (2014) 认为是非问的焦点不是疑问表达式引入焦点，而是句子其它成分所形成的常规焦点或对比焦点，与疑问焦点无关。我们关注于疑问焦点对答句焦点的范围约束，所以对是非问句暂不探讨，在 2.2 中还会从答句角度对此加以补充说明。

2) 特指問

呂叔湘(1985)認為疑問詞是說話人的疑問所在,是疑問句的焦點,這個焦點在說話中可以用對比重音來表示。這是學界一般的看法。我們認為如果特指問中存在疑問詞後加量詞、名詞構成的疑問結構時,對答句焦點起約束作用的應該是該疑問結構。如“你買哪件?”、“你看什麼小說?”。其中,疑問詞需要重讀,“件”和“小說”不需要重讀,我們認為其仍屬於疑問的焦點範圍。因為重音引起焦點化,但是焦點成分未必全部需要重讀。從答句角度看,答句中的新信息可以替代的是整個疑問短語,而非只是疑問詞。如“你看什麼小說?”,答句“我喜歡《西遊記》。”中的“《西遊記》”替換的是“什麼小說”。而答句中“哪”後的量詞成分是不能省略的,其整體性較強。

3) 選擇問

選擇問句採用“X 還是 Y”的基本格式,疑問的焦點通常在 X 與 Y 的不同成分上。這也是學界一般的看法。

4) 正反問

對英語疑問句意義的研究一般包括是非問、選擇問、特指問、含多項 wh 詞的疑問句及嵌入疑問句(如 Karttunen 1977)。正反問是漢藏語特有的結構(王瑞昫 2005),正反問句的焦點在“X 不 X”結構上。

2.2 答句的焦點範圍

1. 一致性答句 (congruent answer)

一個疑問句的答句常常是複雜多樣的,例如:

(2) 誰明天去北京?

- a. 張三明天去北京旅遊。
- b. 有人明天去北京。
- c. 不知道。
- d. 只有張三買到了火車票。
- e. 張三明天去北京。

發問人想要知道明天去北京的人,答句 a 提供的信息過多, b 提供的信息太籠統, c 沒有填補發問人缺失的信息,對於 d,發問人要通过語用推理才能獲取所需要的信息,這些答句可以屬於問答關係的語用層面。答句 e 恰好填補了發問人所需要的信息,這樣的答句叫一致性答句,與疑問句的關係屬於語義層面。嚴格的一致性答句還必須考慮焦點因素,“[張三]_F 明天去北京。”是一致性答句,而“張三 [明天]_F 去北京。”或“張三明天去 [北京]_F。”都不是一致性答句。邵敬敏(1996)認為要處理問話人的表達焦點和答話人理解焦點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認為對於一致性答句,二者是一致的。

2. 是非問

是非問的常規答句是“是”、“沒有”,答句是一個詞項,焦點化成分自然落到獨詞結構上。一般的是非問句屬於非疑問焦點,不具體對答句的焦點範圍形成約束。即使疑問句的對比焦點不同,

答句也可以相同。如“张三明天坐高铁去北京？”，无论是强调询问哪个成分，都可以回答“是的”。所以对于疑问句对答句焦点的范围约束，是非问问可暂不进一步讨论。

3. 特指问

一般情况下，与疑问词相应的答句部分需要焦点化。此外，还存在一些情况：

1) 一个疑问句可以含有多个疑问词，其答句就有多个相应的焦点。²⁾ 如：

(3) (你刚才说)，谁去哪儿了？

[张三] 去 [北京]_F 了。

2) 一个疑问词可以对应答句中的多个焦点。如：

(4) 张三喜欢什么小说？

他喜欢 [《西游记》]_F、[《三国演义》]_F 和 [《红楼梦》]_F。

(5) 张三和李四（分别）喜欢什么小说？

[张三]_F 喜欢 [《西游记》]_F，[李四]_F 喜欢 [《三国演义》]_F。

例(4)中“《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都是焦点，当然这三个并列成分也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例(5)疑问句中的“分别”可视为分配算子，在其作用下“张三”、“《西游记》”、“李四”、“《红楼梦》”都是焦点，并分列在两个小句中。³⁾

3) 如果疑问词后有量词和名词，那么与这个整体相应的答句部分是焦点。

(6) 张三喜欢哪本（小说）？

a. 他喜欢 [这本（小说）]_F。 b.* 这。

答句是对疑问点的回答，但直接与“哪”对应的“这”不能单说，最简化的回答也需要是“这本”。

4. 选择问

(7) 张三喜欢《西游记》还是《红楼梦》？

他喜欢 [《西游记》]_F。

选择问的疑问焦点是选择项 X、Y 中的差异部分，与这部分相应的答句成分即是焦点。有学者认为选择问的选项是开放性的，因为答句可以不限于疑问句提及的选项。比如上述疑问句的答句也可以是“他喜欢《三国演义》”。但我们认为疑问句包含的选项是说话人主观认为存在的选择范围，如果说话对范围人不确定时，可以说“张三喜欢《西游记》、《红楼梦》还是别的小说？”。所以超出疑问句给定选择范围的答句，在语义层面并不是疑问句的一致性答句。

5. 正反问

正反问句存在“X 不 X”的结构，答句中与此相应的“X”或“不 X”即是焦点。

(8) 张三喜欢不喜欢《西游记》？

他 [喜欢]_F 《西游记》。

2.3 弱焦点 (underfocused) 和超焦点 (overfocused)

从理论上说，答句焦点与疑问句对其约束的范围有几种关系：二者范围一致，前者宽于后者，

前者窄于后者，两者不对应。例如：

- (9) 张三做什么了？
- a. 他 [读了《西游记》]_F。
 - b. *他读了 [《西游记》]_F。
 - c. *他 [读]_F了《西游记》。
 - d. *[他]_F读了《西游记》。

疑問句询问的是一种活动，所以答句的焦点是“读了《西游记》”时，问和答具有一致性，焦点是“他”时答句焦点与问句所需信息完全不对应。焦点是“《西游记》”或“读”时，答句的焦点化少于疑問句对答句焦点的约束范围，这称为弱焦点答句 (Krifka 2001)。⁴⁾

- (10) 张三喜欢什么小说？
- a. 他喜欢 [《西游记》]_F。
 - b. *他 [喜欢《西游记》]_F。

答句焦点是“《西游记》”时，答句与疑問句具有一致性；而焦点是“喜欢《西游记》”时，焦点的范围过大，叫超焦点答句 (Krifka 2001)。Schwarzschild (1994) 认为焦点化意味着增加了语句的复杂性，所以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使用焦点 (“no complexity without necessity!”)。答句中的焦点成分多于疑問句所需要的，这种答句是不合适的。

对于选择问句，焦点是选项 X、Y 中的不同成分，答句的相应成分也应该焦点化。下面两个疑問句的答句焦点分别是“上海”和“去上海”。第一句的答句对于第二个疑問句是弱焦点，第二句的答句对于第一个疑問句则是超焦点。

- (11) 张三去上海还是去北京？
- 他去 [上海]_F。
- (12) 张三去上海还是留在北京？
- 他 [去上海]_F。

命题集合法 (proposition set approach) 和结构化意义法 (structured meaning approach) 是分析疑問句意义的两种主要模型 (翟保军 2017)，在两种方法的框架下，均需要形式化且有效处理答句焦点与疑問句的一致性问题。

3. 命题集合法下的形式验证

3.1 疑問句意义的命题集合法解释

Hamblin (1958) 认为要把握一个疑問句的意义，并不是需要知道真正的答句具体是什么，而是需要知道什么能作为这个疑問句的答句。Hamblin (1973) 认为每个疑問句都指谓一个命题的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是疑問句可能的答句。这就是分析疑問句意义的命题集合法。如“谁去北京？”的意义是：{张三去北京，李四去北京，王五去北京，……}。⁵⁾

Groenendijk & Stokhof (1984) 认为疑問句的意义是完整答句的集合。⁶⁾ 这种分析有个好处，

不同的疑問句，可能的詞項答句集合可以相同，如“美國在哪个大洲？”、“加拿大在哪个大洲？”的詞項答句都是{亞洲，歐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南極洲}，即使是正確的詞項答句，也都是{北美洲}。⁷⁾所以強調疑問句的意義是完整答句的集合，便於更好地解釋兩個疑問句意義的差別。

3.2 問答一致性驗證條件

選項語義學(alternatives semantics)來源於Rooth(1985)。在選項語義分析中，一個焦點化的表達式除了具有一般意義(ordinary meaning)外，還含有一個選項意義(alternatives meaning)的集合，焦點的功能則是通過給出候選項從而賦予焦點句更多的語義值。例如：

表達式	一般意義	選項義
[张三] _F	张三	ALT(张三)={张三, 李四, 王五, ……}
[张三] _F 读了		
《西游记》。 读(《西游记》)(张三)		{读(《西游记》)(x) x ∈ ALT(张三)}
		= {读(《西游记》)(张三), 读(《西游记》)(李四), 读(《西游记》)(王五), ……}

ALT(张三)表示“张三”的選項義，即和张三同類型的所有人。不同的焦點使答句一般意義的選項義不同，進而對應於不同的疑問句。

Krifka(2004)認為一個問答序列是一致的，當且僅當：

1. [A] ∈ [Q]
2. [Q] ⊆ [A]_A
3. 如果答句 A' 比 A 的焦點少，而且 A' 同時滿足 1 和 2，則 A' 是一致性的答句。

第一個條件表示答句真值條件義是疑問句意義的元素。[]_A 表示某一般義的選項義，第二個條件表示疑問句意義是答句選項意義的子集。當疑問句的意義指謂可能答句的集合時，則 [Q] = [A]_A，疑問句的意義指謂正確答句的集合時，[Q] ⊂ [A]_A，綜合兩種情況，可得到 [Q] ⊆ [A]_A，疑問句意義的集合是答句選項意義集合的子集。第三個條件表示在滿足前兩個條件基礎上需要更少的焦點成分。

真值條件義相同而焦點不同的答句都可以滿足第一個條件，條件二、三說明了問答的焦點關聯，可以排除焦點不合适的答句。上述條件是針對特指問提出的，也可以適用於分析選擇問和正反問。

3.3 漢語疑問句對答句焦點約束的具體驗證

1. 特指問

(13) 张三做什么了？

{读(《西游记》)(张三), 读(《红楼梦》)(张三), 买(《红楼梦》)(张三), 看(电影)(张三), ……}

a. 他 [读了《西游记》]_F。

- b. *他 [读]_F 了《西游记》。
- c. *他读了 [《西游记》]_F。
- d. *李四 [读了《西游记》]_F。

a-c 的真值条件义都是疑问句答句的元素，而 d 不是，所以不符合条件一，可以排除。

(14) [他 [读]_F 了《西游记》]_A

$$\{x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mid x \in \text{ALT} (\text{读}))\}$$

$$= \{\text{读}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text{买}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dots\}$$

答句 b 的选项意义不能包含疑问句的意义，如“看（电影）（张三）”。所以疑问句的意义不是答句 b 选项语义的子集，不符合第二个条件，该答句属于弱焦点，可以排除。同理可以证明答句 c 也是弱焦点。

(15) [他 [读了《西游记》]_F]_A

$$\{x (\text{张三}) \mid x \in \text{ALT} (\text{读}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 \{\text{读}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text{读} (\langle \langle \text{红楼梦}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text{买} (\langle \langle \text{红楼梦}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text{看} (\text{电}$$

$$\text{影}) (\text{张三}), \dots\}$$

“读了《西游记》”是一项活动，ALT (读 (《西游记》)) 表示活动的类别，x 属于某种活动。疑问句是答句 a 的选项义的子集。答句 a 虽然比 b、c 的焦点成分多，但是后两个答句并不符合条件二，所以不用进行第三个条件的验证，a 是一致性答句。

依此法，对多个疑问词的疑问句、含“分别”的疑问句及含多个并列项的答句，疑问句对答句焦点的约束范围，也可以得到验证。比如：

(16) 张三和李四（分别）喜欢什么小说？

[张三]_F 喜欢 [《西游记》]_F, [李四]_F 喜欢 [《红楼梦》]_F。

因为分配算子“分别”的作用，疑问句的意义是 {〈喜欢 (《西游记》) (张三), 喜欢 (《红楼梦》) (李四)〉, 〈喜欢 (《三国演义》) (张三), 喜欢 (《西游记》) (李四)〉, ……}, 集合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二元组。

(17) [[张三]_F 喜欢 [《西游记》]_F, [李四]_F 喜欢 [《红楼梦》]_F]_A

$$= \{\langle \text{喜欢} (y) (x), \text{喜欢} (z) (s) \mid x \in \text{ALT} (\text{张三}), y \in \text{ALT}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s \in \text{ALT} (\text{李四}), z \in \text{ALT} (\langle \langle \text{红楼梦} \rangle \rangle)\}$$

$$= \{\langle \text{喜欢}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text{喜欢} (\langle \langle \text{红楼梦} \rangle \rangle) (\text{李四}) \rangle, \langle \text{喜欢} (\langle \langle \text{三国演义} \rangle \rangle) (\text{张三}), \text{喜欢}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text{李四}) \rangle, \langle \text{喜欢}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text{王五}), \text{喜欢} (\langle \langle \text{三国演义} \rangle \rangle) (\text{李四}) \rangle, \dots\}$$

疑问句的意义是该答句选项义的子集，符合问答焦点的一致性条件。

2. 选择问

(18) 张三喝面条还是吃米饭？

$$\{\text{喝} (\text{面条}) (\text{张三}), \text{吃} (\text{米饭}) (\text{张三})\}$$

a. 他 [吃米饭]_F。

选项义: [他 [吃米饭]_F]_A = {吃(米饭)(张三), 喝(面条)(张三), 买(《西游记》)(张三), ……}

b. *他吃 [米饭]_F。

选项义: [他吃 [米饭]_F]_A = {吃(米饭)(张三), 吃(包子)(张三), ……}

答句 a、b 的意义均是疑问句意义集合的元素, 疑问句意义是 a 选项意义的子集, 而不是 b 选项意义的子集。所以虽然 b 的焦点比 a 少, 但 a 是一致性答句, b 是弱焦点的答句。

(19) 张三买了《西游记》还是《红楼梦》?

{买(《西游记》)(张三), 买(《红楼梦》)(张三)}

a. 他买了 [《西游记》]_F。

选项义: [他买了 [《西游记》]_F]_A = {买(《西游记》)(张三), 买(《红楼梦》)(张三), 买(《水浒传》)(张三), ……}

b. *他 [买了《西游记》]_F。

选项义: [他买了 [《西游记》]_F]_A = {买(《西游记》)(张三), 买(《红楼梦》)(张三), 看(电影)(张三), ……}

答句 a、b 均是疑问句意义集合的元素, 疑问句意义也是答句 a、b 选项意义的子集, 两个答句均满足前两个条件。但是 a 的焦点少于 b, 根据条件三, a 是一致性答句, b 是超焦点答句, 可以排除。

3. 正反问

(20) 张三买没买《西游记》?

{买(《西游记》)(张三), 一买(《西游记》)(张三)}

a. 他 [买]_F 《西游记》了。

选项义: [他 [买]_F 《西游记》了]_A = {买(《西游记》)(张三), 一买(《西游记》)(张三), 看(《西游记》)(张三), ……}

b. *他 [买《西游记》了]_F。

选项义: [他 [买《西游记》了]_F]_A = {买(《西游记》)(张三), 一买(《西游记》)(张三), 看(电影)(张三), ……}

答句 a、b 均是疑问句意义集合的元素, 疑问句意义也是答句 a、b 选项意义的子集, a、b 均满足前两个条件。但是 a 的焦点少于 b, 根据条件三, a 是一致性答句, b 是超焦点答句, 可以排除。正反问句“X 不 X”的正反并列形式中, “X”可以由动词、助动词、形容词充当。虽然谓语复杂时会出现多种变式, 但焦点仍然在最小的单位上, 所以不存在弱焦点的答句。

4. 结构化意义法下的形式验证

4.1 疑问句意义的结构化意义法解释

函数法 (functional approach) 或范畴法 (categorial approach) (Tichy 1978, von Stechow &

Zimmermann 1984, Ginzburg 1992) 將疑問句意義視為一個函數，其論元是答句的意義，返回值為命題。形式語義學中所稱為意義的東西不同於非形式系統中的意義，形式意義中概念的定義是充分的，不要求它們一定存在直接的或具體的指稱背景，所以疑問句指謂一個函數這樣對疑問句意義的說明是明確的。例如：

(21) 张三买了什么小说? $\lambda x \in \text{小说} [\text{买}(x)(\text{张三})]$

該邏輯式表示：需要一個變項 x ， x 屬於小說，同時张三買了 x 。結構化意義法深入到疑問句內部進行分析，將疑問句分成背景 (background) 和限制 (restriction) 兩個部分， $\lambda x \in \text{小说}$ 是對定義域的限制， $\lambda x [\text{买}(x)(\text{张三})]$ 則是背景。還比如：

(22) 谁卖《西游记》? $\lambda x \in \text{人} [\text{卖}(\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x)]$

(23) 哪儿卖《西游记》? $\lambda x \in \text{地方} [\text{卖}(\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x)]$

選擇問和正反問的意義均是一個二元組，由背景和選擇項集合構成，後者便是疑問句對答句的限制。

(24) 张三买了《西游记》还是《红楼梦》? $\langle \lambda x [\text{买}(x)(\text{张三})], \{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langle \langle \text{红楼梦} \rangle \rangle \} \rangle$

(25) 张三买没买《西游记》? $\langle \lambda x [x(\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text{张三})], \{ \text{买}, \neg \text{买} \} \rangle$

4.2 問答一致性驗證條件

von Stechow (1990) 認為焦點的功能是使一個表達式的意義分割成背景和焦點兩個部分，並組成一個二元組 $\langle B, F \rangle$ 。例如：

(26) $[\text{张三}]_F$ 读了《西游记》。 $\langle \lambda x [\text{读}(\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x)], \text{张三} \rangle$

背景是某人读了《西游记》，焦點是张三。

疑問句由背景和限制構成，答句由背景和焦點構成，疑問句與答句的一致性要求問和答的背景相同，而答句焦點是疑問句限制的一部分。這些條件可形式化表示為：

1. $[Q] = \langle B, R \rangle$ and $[A] = \langle B', F \rangle$;

2. $B = B'$ and $F \in R$.

國外學界的相关研究基本圍繞特指問進行，而疑問句的焦點既是答句應該回应的信息，也為答句焦點設置了類型範圍，這可以分析多種疑問句及其答語。

4.3 漢語疑問句對答句焦點約束的具體驗證

1. 特指問

(27) 张三买了什么小说? $\langle B, R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text{买}(x)(\text{张三})], \text{小说} \rangle$

a. 他买了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_F$ 。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text{买}(x)(\text{张三})],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rangle$

b. *他 $[\text{买了}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_F$ 。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text{张三})], \text{买了}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rangle$

答句 a 與疑問句的背景均是“ $\lambda x [\text{买}(x)(\text{张三})]$ ”，在答句焦點與疑問句限制的關係方面，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in \text{小说}$ ，該問答符合兩個條件，是一致性問答。答句 b 的背景與疑問句背景不同，疑問句的限制是“小说”，而 b 的焦點“买了 $\langle \langle \text{西游记} \rangle \rangle$ ”是一項活動，也不存在屬於關係，該答句是

超焦点类型。

- (28) 张三做什么了? $\langle B, R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张三})], \text{活动} \rangle$
 a. 他 [买了《西游记》]_F。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张三})], \text{买了《西游记》} \rangle$
 b. *他买了 [《西游记》]_F。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text{买} (x) (\text{张三})], \text{《西游记》} \rangle$

答句 a 的背景与疑问句的背景等同, 焦点“买了《西游记》”属于疑问句限制“活动”的集合, 该答句是疑问句的一致性答句, 其焦点范围是合适的。答句 b 的背景与疑问句的背景不同, 答句焦点“《西游记》”也不属于疑问句的限制集合, 该答句的焦点比实际所需的焦点少, 是弱焦点的情况。

依此法, 对于多个疑问词的疑问句、含“分别”的疑问句及含多个并列项的答句, 疑问句对答句焦点的约束范围, 也可以得到验证。

2. 选择问

- (29) 张三买了《西游记》还是《红楼梦》?
 $\langle B, R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text{买} (x) (\text{张三})], \{ \text{《西游记》}, \text{《红楼梦》} \} \rangle$
 a. 他买了 [《西游记》]_F。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text{买} (x) (\text{张三})], \text{《西游记》} \rangle$
 b. *他 [买了《西游记》]_F。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张三})], \text{活动} \rangle$

答句 a 与疑问句的背景相同, 答句焦点“《西游记》”属于疑问句的限制 {《西游记》, 《红楼梦》}, 满足两个条件, 该焦点范围合适, 答句是一致性问答。答句 b 与疑问句的背景不同, 答句焦点也不属于疑问句的限制, 所以该答句的焦点范围不合适, 且焦点成分多于一致性答句, 是超焦点答句。

- (30) 张三喝面条还是吃米饭?
 $\langle B, R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张三})], \{ \text{喝面条}, \text{吃米饭} \} \rangle$
 a. 他 [吃米饭]_F。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张三})], \text{吃米饭} \rangle$
 b. *他吃 [米饭]_F。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text{吃} (x) (\text{张三})], \text{米饭} \rangle$

答句 a 与疑问句的背景相同, 答句焦点“吃米饭”属于疑问句的限制 {喝面条, 吃米饭}, 满足两个条件, 答句焦点范围合适, 答句也是一致性问答。答句 b 与疑问句的背景不同, 答句焦点也不属于疑问句的限制, 所以该答句的焦点不合适, 且焦点成分少于一致性答句, 是弱焦点答句。

3. 正反问

- (31) 张三买没买《西游记》? $\langle B, R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西游记》}) (\text{张三})], \{ \text{买}, \text{一买} \} \rangle$
 a. 他 [买了]_F 《西游记》。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西游记》}) (\text{张三})], \text{买} \rangle$
 b. *他 [买了《西游记》]_F。 $\langle B, F \rangle = \langle \lambda x [x (\text{张三})], \text{买《西游记》} \rangle$

答句 a 与疑问句的背景相同, 答句焦点“买”属于疑问句的限制 {买, 一买}, 满足两个条件, 答句焦点的范围合适, 答句是一致性问答。答句 b 的背景与疑问句不同, 答句焦点也不属于疑问句的限制, 所以该答句的焦点不合适, 且焦点成分多于一致性答句, 是超焦点答句。

5. 余论

疑問句、答句與焦點存在內在的關聯性，本文關注於疑問句對其答句焦點的範圍約束，並在命題集合法和結構化意義法兩個疑問句的意義解釋框架下，對答句進行了證實和證偽的工作，即驗證焦點範圍合適的答句具有正確性，並排除含有弱焦點和超焦點的答句。本文研究了疑問句基本類型中的特指問、選擇問和正反問，對於其它類型的疑問句（如附加問、回聲問、設問、含條件的疑問句等），還需要在基本處理模式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調整和探討。

將疑問句、答句與焦點三者結合起來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價值。除了疑問句對答句焦點的範圍約束之外，一致性答句還可以為反向推測疑問句的焦點提供線索。當然，要注意邵敬敏（1996）所提到的問話人的表達焦點和答話人的理解焦點之間的關係，還要注意語義和語用範疇的不同。比如，對於特指是非問句（如“你有什麼事嗎？”）的性質問題存在兩種看法，祁峰（2014a）認為該類問句實質是一個是非問，而刑福義（1987）認為該問句含有兩個疑問焦點。我們在北京大學CCL現代漢語語料庫中檢索“有什麼X嗎”問句，對前100條例句進行了分析。其中“肯定+說明”的答句有16例，“肯定性說明”的答句有63例，只有肯定詞的有2例。也就是說，肯定性答句占81%，在肯定性答句中，回應疑問代詞信息的答句占97.5%。⁸⁾ 答句直接體現了回答人的理解焦點，但是該類問答對的大量使用會對問話人產生規約性影響，使得在說出一個特指是非問句時已經預期着“(肯定+)說明”的答句了，“說明”部分不應視為答句中的補充性部分，這個角度說明該類疑問句需要兩個疑問焦點。

注

- 1) []_F 為句中焦點成分的標記。
- 2) 多項疑問詞的情況常存在於回聲問句 (echo questions) 和測試問句 (quiz questions) 中。
- 3) “分別”也可以省略，當省略時，該句有兩種理解，表示分配的意義實質上也隱含了“分別”義。
- 4) “讀了《西遊記》”做焦點時，也只是重讀“《西遊記》”。因為當包含一個動詞和名詞論元的vp做焦點時，焦點的表達通常是只重讀這個名詞論元 (Gussenhoven 1983)；當論元是代詞時，整個vp都需要重讀。如“見到李四後，張三做了什麼？”，答句是“張三 [批評了他]_F。”
- 5) 大括號內是疑問句的語義表示式。
- 6) Groenendijk & Stokhof 還增加了 i 和 j 兩個可能世界作為參數，這使得疑問句的邏輯式包含所有指數的情況，如答句“張三讀了《西遊記》”，就不包括張三讀其它小說的情況。我們在此進行了簡化。
- 7) Karttunen (1977) 認為疑問句指謂一個命題的集合，這些命題是疑問句正確的答句而非可能答句。但其解釋方案主要是針對間接疑問句，在說明“告訴”“表明”等動詞連接的間接疑問句意義時有其優勢。
- 8) 我們也檢索了“有X嗎？”，並篩選可以補充上“什麼”一詞的例句進行統計，肯定性的答句占72.9%，其中含說明性信息的答句占77.1%，這與特指是非問句的97.5%還是存在一定差異的。

参考文献

- Ginzburg, Jonathan (1992) *Questions, Queries and Facts: A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or Interrogatives*. PhD dissertation of Stanford University.
- Groenendijk, J., & Stokhof, M. (1984) *Studies on the semantics of questions and the pragmatics of answers*.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 Gussenhoven, Carlos (1983) Testing the Reality of Focus Domains. *Language and Speech*, 26. pp. 61-80.
- Hamblin, C (1958) Question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6. pp. 159-168.
- Hamblin, C. L. (1973) Questions in Montague Englis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0. pp. 41-53.
- Jaekendoff, R. (1972)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arttunen, Lauri (1977)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Question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 pp. 3-44.
- Krifka, Manfred (1992) A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for Multiple Focus Constructions. Joachim Jacobs. *Informations struktur und Grammatik*.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 17-53.
- Krifka, M. (2001) For a structured meaning account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 C. Fery and W. Sternefeld. *Audiatur Vox Sapientia. A Festschrift for Arnim von Stechow*. Akademie Verlag, Berlin, pp. 287-319.
- Krifka, M. (2004) The semantics of questions and the focusation of answers. C. Lee, M. Gordon, & D. Büring. *Topic and focus: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meaning and intonation*. Berlin: Springer. pp. 139-151.
- Reich, Ingo (2001) Question/Answer Congruence and the Semantics of wh-Phrase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23. pp. 181-195.
- Rooth, Mats (1985) *Association with Focus*.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Selkirk, E. O (1996) Sentence Prosody: Intonation, Stress, and Phrasing. Goldsmith, J.A. *The Handbook of Phonological Theory*. London.
- Schwarzschild, Roger (1994) *Association with Focus: Semantics or Pragmatics*. Ms dissertation of Rutgers University.
- Stechow, Arnim von (1990) Focusing and Backgrounding Operators. Werner Abraham. *Discourse Particl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37-84.
- Stechow, Arnim von & Thomas Ede Zimmermann (1984) Term Answers and Contextual Change. *Linguistics*, 22. pp. 3-40.
- Tichy, Pavel (1978) Questions, Answers, and Logic.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5. pp. 275-284.
- 林裕文 (1985) 谈疑问句. 中国语文, 1. pp. 92-96.
- 吕叔湘 (1985) 疑问·否定·肯定. 中国语文, 4. pp. 241-250.
- 祁峰 (2013) 汉语焦点的类型及相关问题. 汉语学习, 4. pp. 31-42.
- 祁峰 (2014a) 从焦点理论看特指性是非问句. 语言科学, 5. pp. 512-519.
- 祁峰 (2014b) 现代汉语疑问和焦点关系研究述评. 汉语学习, 6. pp. 73-82.
- 祁峰、陈振宇 (2013) 焦点实现的基本规则. 汉语学报, 1. pp. 76-87.
- 邵敬敏 (1996)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刑福义 (1987) 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pp. 73-90.

- 易洪川（1992）关于问答对.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28-34.
- 袁毓林（2003）句子的焦点结构及其对语义解释的影响. 当代语言学, 4. pp. 323-338.
- 王瑞昀（2005）英汉疑问句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 翟保军（2017）汉语疑问句意义的形式语义学解释. 研究論叢（第 88 号）. 日本京都.
- 张豫峰（2002）汉语的焦点和“得”字句. 汉语学习, 3. pp. 24-30.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基金项目（编号：KX181096）、第二届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编号：QJTD14LQN01）、2015 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主要生源国学习者汉语学习与认知的多角度研究”）及上海市 I 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研究成果，研究工作也受到京都外国语大学教师研究项目经费的资助。

